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十五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沈咸熙

主事<sub>臣</sub>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石鴻勳

謄錄監生<sub>臣</sub>沈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廣博物志卷十五

明 董斯張 撰

靈異四

鬼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  
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誼者奇  
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  
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

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

關尹子

鬼云為冤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

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  
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  
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  
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魄  
為神幽魄為鬼

關尹子

佛典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為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  
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  
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

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焦氏筆乘

莊子云遊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魃擊鼓呼噪何也曰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  
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  
葱以通五臟擊鼓噪呼逐疫出魃黔首不知以為魃崇

爾

逸篇

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疫選侏子百二十人皆赤幘  
卓製執大鼗鼓方相氏黃金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

持盾率百隸及童子而時儼以逐惡鬼於禁中黃門唱  
偃子和曰甲作食舄腴胃食虎熊伯食魑騰簡食不祥攬  
諸食咎伯竒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  
錯斷食巨窮竒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  
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諸為糧

後漢

書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龕生丙午日鬼名挺  
穰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述壬戌日鬼名遼

辛丑日鬼名迤乙酉日鬼名聶左丙辰日鬼名天澹辛  
卯日鬼名懋酉丑鬼名髮廷廷厠鬼為項天竺語忘敬  
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馬鬼名賜蛇鬼名屢  
井鬼名瓊衣服鬼名甚遠

酉陽雜俎

傖獍亦鬼名見東方朔罵鬼書

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

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

神異經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



以赤蛇繞其項此人以鬼為飲以霧為漿名曰尺郭一

名黃父

上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大蛇朝產之暮食之今蒼

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述異記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為祟所著衣袷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長丈餘

臂胸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為黃父鬼  
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  
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為石或作小兒或  
作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  
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

迷異記

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

上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綵曰遊光遊光厲鬼也知其名無

溫疾

風俗通

青天魔王巴元醜伯赤天魔王負天擔石白天魔王反  
六目黑天魔王監醜朗馥黃天魔王橫天擔力五帝大  
魔萬人之宗

經度人

張天師傳八部鬼帥劉元達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  
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腸腫史文業行暴汗寒瘡范巨  
卿行酸痛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

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著紫皮袴褶將黃娥來

此人是鬼帥王延也

真誥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  
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靈太山浩凶長顱  
巨獸手把帝鍾素梟三晨嚴駕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  
蹤紫氣垂天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  
四目老翁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驕激戾威北銜鋒三  
十萬兵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卻不祥敢有小鬼欲來  
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  
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

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攝精丈人着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詣赤靈丈人受斬死衆精卻千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

並上

獼猴之鬼令人病瘡龜鼈鼉之鬼令人鬼欬

抱朴子

害馬之神曰馬步

通典注

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羣來趨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

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  
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  
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  
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  
以來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為天  
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啗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  
復生狗復來啗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  
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

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徧塗漫亦復啗之是  
罪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  
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其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  
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  
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  
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  
欺餘人奪其飲食餓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  
啗食糞有大羣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厠口中爛臭饑困

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啗一口以是因緣故來斫舌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菰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



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  
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生  
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  
癭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  
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  
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己侵剋餘人復有  
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胸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  
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

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出入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腳又時牛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

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目連答  
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或誑人心  
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  
鼻等恒為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  
前世時常與他人樂墮兒胎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  
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  
常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  
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

答言汝前世時作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

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

受此身肩上有常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

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時

出家為道與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

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

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法苑珠林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

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  
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無主也請以伍大夫文王曰吾  
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

賈子

杜伯名曰恒入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  
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王信之使薛甫  
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後三年宣  
王遊圓田從人滿野日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朱冠起  
於道左執朱弓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於弓衣而死

顓之

推還冤記 王濟事  
與此畧同不重錄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乃納履拔劍而前於是化為

蛇遂斬之

說小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

自歿

呂氏春秋

燕臣莊子儀無罪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祀於祖澤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車上

顏之推還冤記

宋公鮑有疾祝日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擻而與之言曰何而染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

檄而掊之斃於壇下

衡論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  
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  
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  
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  
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諍是必夫  
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  
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



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呂氏春秋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北見一大宅有  
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殯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名  
入度趨入閤中秦女於西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  
畢命東榻而坐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  
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  
今日君來願為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  
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然茲信

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即命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為信乃分袂泣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塚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乃遣人發冢起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

我真女婿也遂封度為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

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為駙馬

搜神記談生盧充事同不重錄

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魂慙於漢景帝帝勅下將梁緯  
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  
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靈孝直訟生人  
此之謂也

上

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  
問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

師以一九藥絳囊裏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

荆楚歲時記

漢九江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襦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牛車一垂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

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  
斷絕不敢復進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  
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  
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  
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  
怖不從壽即持刀刺脇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  
掘樓下合理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  
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

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為驗女  
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  
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  
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  
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  
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  
誅上報聽之

搜神記

陳仲舉微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

夜三更有人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  
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  
歲還者曰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  
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  
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  
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幽明錄 列異傳 華歆  
魏舒 晉陽秋 劉少事同

不重  
錄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

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五伯憔悴困辱不可復  
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  
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  
爾耳不足恠也明日暮復夢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  
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  
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  
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恚天明母重啟云夢不足  
恠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



得之形狀證驗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我兒於是  
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  
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  
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  
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  
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  
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  
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列異傳

世傳費長房得符於壺公以是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

廉竺家傍有古塚夜聞哭聲尋見一婦云漢末為赤眉剖棺見剥乞弊衣自掩竺從其言復見婦云君應遭火厄今遺君青蘆杖一枚奉報後隣人見竺家有青氣如龍馳之形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個來撲火即滅

拾遺記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

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  
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  
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  
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  
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襖襠傷左髀以襖襠中綿拭  
血

搜神  
記

廣陵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  
喈或復談論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

答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  
下作仙人飛來去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

齊諧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都督周  
勤時晝眠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  
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  
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而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  
家事者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  
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

斬張華汝之暗慙皆類此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  
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若此者皆  
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鐘簾之間大子斃於金  
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苟勗爾亦宜同然其先德  
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  
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謚死於鐘  
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搜神

記

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嫵

婉綢繆遂有妊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

異苑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  
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  
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  
殯殮畢夢此人來謝

上

宋代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葛巾脩  
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

以未得相因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加矣言絕而

失明日岱死

語林 搜神記 阮  
瞻事同不重錄

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為赤莧所魅  
始見一丈夫容質研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厠北女於是  
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  
有一株赤莧女子指環挂在莧上焚之而女號泣經宿  
遂死

異  
兆

昔有一老姥雨夜紡績斷失其鑄所在姥獨罵曰何物

鬼擔去戶外即有應聲言暫借避雨實不偷錢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畧無所見錢尋獲上

吳興施續為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衿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鬼也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着



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

便亡

搜神記

晉王敬伯仕東宮為衛佐休假還鄉過吳維舟中渚登  
亭望月倚琴歌泣露之詩俄聞戶外有嗟賞聲見一女  
子入曰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之有頃女郎至資質婉  
麗綽有餘態從以二少女一則向先至者女郎乃撫琴  
揮絃調韻哀雅類今之登歌曰古所謂楚明君也惟嵇  
叔夜能為此聲自茲以來傳習數人而已復鼓琴歌遲

風之詞因嘆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箏侯作宛  
轉歌女郎脫頭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意韻繁諧歌凡  
八曲敬伯惟憶二曲將去留綿卧具繡香囊并佩一雙  
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火龍玉琴軫既別敬伯船至虎  
牢戍吳令劉惠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卧具於敬伯  
船獲焉敬伯具以告果於帳中得火龍琴軫女郎名妙  
容字雅華大婢曰春條小婢曰桃枝皆善音相繼卒  
異苑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

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羅聲令婢子松蘿往看  
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  
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灑  
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  
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  
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飣授之頓盡二升經日衆鬼羣至  
醜惡不可稱論松蘿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  
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人謂採菊曰我是天

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答曰糞穢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青果為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毘誦咒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蘿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蘿一函書題

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銓  
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剎問君消息寄  
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  
於此遂絕<sup>上</sup>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為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  
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  
巢恐為禍夜輒出婢聞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  
人見見者唯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

金瓶梅詞話卷十五  
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

姓郭字長生

幽明錄

晉升平末故鄆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為婦  
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  
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屍須吾還者便為君妻  
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豬可為殺以飴作兒廣至女家  
但聞屋中有撫掌欣舞之聲廣披帷見衆鬼在堂共捧  
弄公屍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屍取豬殺至

夜見屍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  
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  
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  
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鬼曰我兒等殺公耳即喚鬼子  
可還之公漸活因放老鬼女載棺至相見驚悲因取女

為婦

幽明  
錄

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  
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

共彈琴塋篋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氏女不答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絢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上

吳興袁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娶不乞言不忍也既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見其死婦語之云君先結誓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雖不致死人性永廢

異苑

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輒作花上露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事異辭怪上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散賀因得之於今不絕

幽明錄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與令忽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縣職解官還家入山伐林翟兄銅烏執弓持矢并賁酒醴就山貺之斟

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廣記

元嘉二十年王懷之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嫗頭戴大髮身披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還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乃變作向樹杪鬼狀迺與麝香服之尋復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其驗也

異苑

宋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為孱陵令劉廓為荊州戶曹

皆好園畧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月亡至數月廓  
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題云每思畧聚  
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

尋卒

渚宮舊事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慙不任事數為縣令  
鞭朴嘗鬱鬱懷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  
忽有二黃衣顧見總曰劉君頗憶疇日周旋耶總曰弊  
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

蔡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為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  
為小吏公當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見記室音旨因  
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總試省覽乃  
了然明悟便覺文思全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  
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  
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繩網緒溟瀆多騰  
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  
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歡文

王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  
戴簪筆翊聖從和鸞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團天文信  
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為和顧已試所難弱質不自  
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  
再顧簪蟬冠侍遊于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主  
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倘若念平生覽此  
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總曰吾本短小無  
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荆

州女尋生一子荊州與字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  
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  
曰汝首魁梧於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  
起頭小而銳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為將又應予曰仲尼  
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  
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沈  
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總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  
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脫矣總又問坤明

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為其國侍中遽忘

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女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  
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拋女不歸家不作侍中為  
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  
甘瓜誦訖總不覺涕泗交下因為一章寄嬌羞娘云憶  
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  
此生當重尋既而王粲徐幹與總殷勤叙別乃遺劉禎  
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禎集後詩驚曰不可使

劉公幹為小吏即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總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禎猶庇得生顧總可不

修進哉

錄玄恠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嵇康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烟同宴於時秦江初霽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冀少留願垂顧盼語訖二女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



綃縠馨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  
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從  
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  
曰既來叙會敢不同觴衣紅絹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  
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願思飲焉衣紫絹者夷光也  
謂導曰同宮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為君子導語  
夷光曰夫人之姊固為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偶也  
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相匹夷光

曰阿婦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  
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  
知之矣為越所遷妾落他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  
今吳王已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貢吳王  
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亦因  
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士烟深相感恨聞京口曉鐘各執  
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拆裙珠  
一隻亦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

刻無見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窮恠錄

王諱瑯琊人也仕梁為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諱見形謂婦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

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隻

集靈記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道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閣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不叙無

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  
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什就牀坐其女在戶東坐  
與什叙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  
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  
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皆若吟歎故延入一叙玉顏什  
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  
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  
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

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

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奉面什遂以玳

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

乃見一大冢什屈歷下以為不祥遂躬設齋以環布施

天統末什為王事所牽築河隄于桓家冢遂於幕下話

斯事于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無何什

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

盡而卒什二為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櫟  
組

煬帝夕泛舟北海忽見水上有小舟至乃後主也帝起  
迎之後主曰聞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  
以奏云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  
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  
沙兩人迎客至二月柳飛花日脚沈雲外榆梢噪暝鴉  
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  
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

海山記

煬帝在江都嘗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

尚稱帝為殿下後主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迴  
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即麗華也乃以綠文測海蠡酌紅  
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  
華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  
菊各一時之秀也

隋遺錄

廣博物志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廣博物志卷十六

明 董斯張 撰

職官上

總職

三公

宰相

尚書

諸京職

神農之法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  
矣

黃帝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

有秩以之共理而視四民

三公六卿即為九卿二十四  
官與三少即二十七大夫靈

樞有黃帝問少師則時有少師論語撰攷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蓋至是名位乃具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

徒也鵠鳩氏司馬也鵠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鵠  
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氏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  
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  
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傳

顓帝立九寺九卿

路史

帝堯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暨百執

事上

官數唐六十員夏百二十員殷二百四十員周内外官

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

通典 荀子云古者天子十官諸侯百官

舜設三公四輔師保疑丞官不必備惟人也

四輔三公何敞所謂

聖主爭臣七人者建官惟百三公九卿備矣王吉書以舜湯為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妄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所謂四鄰也大傳以為前疑後丞左輔右拂其爵視卿祿視次國之君此皆三公論道者故周六官無之非專職也莊子說苑有舜問乎丞之語師保即輔拂故漢周因之

禹立三公九卿百二十官三歲而考績五歲而定政

史路

聖王在上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  
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

士

淮南子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  
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  
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  
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  
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

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  
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  
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  
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  
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  
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  
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  
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

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  
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  
順也

說苑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

晉志

天設三光以照謚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

海之儀表神化之丹青也

鹽鐵論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  
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其功也大考者黜

無職而賞有功也上

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  
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

大戴  
禮

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  
兵何兵者為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  
天寇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



為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為度故言焉也司徒主人不言  
徒人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  
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

白虎通

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

國語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  
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  
臣聞仲尼居處情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  
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

雍侍令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者衆  
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  
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  
後其政可善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懈惰辭令不給則隰  
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  
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  
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  
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

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晏子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

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春秋  
繁露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  
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  
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却惑其  
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邠城兵甲  
有差夫火者大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  
水也故曰水勝火

土者司營也司營為神主所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

調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  
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  
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縣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  
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  
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  
奢侈過土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  
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

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  
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  
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  
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  
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  
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  
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

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  
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  
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  
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  
之故曰土勝水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  
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  
肥瘠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

中觀民墾草發溜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



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源塞  
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  
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  
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  
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  
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耳  
疑是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  
胥字

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

者木故曰水生木

並上

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

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魏阿昌奏

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

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

韓詩外傳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牷牢之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修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修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功謹畜藏以時順修使農夫僕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使

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  
六畜開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順時修使百姓順命安  
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  
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  
占祲兆鑽龜陳卦主禳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  
擊之事也修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  
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拊急禁悍防淫除邪戮  
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

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  
使百吏勉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  
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  
隆高綦文理一天下震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  
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  
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荀子

王者官人有九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  
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儀表問

馬則應求馬則得者為之師智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  
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  
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忻  
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與民死之者大臣也修  
身正行不愆於鄉曲言語談說不忤於朝廷智能不困  
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歡執戟居能舉君之  
過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之臣也不貪於財不淫於  
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則不敢泄君之謀君有過失雖

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而愁悴有憂色者侍御之臣也

唯諛之行唯言之聽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

賈誼新書

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維面置壹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常侍侍置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八博士官典煮煉百藥天錫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置令長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又減五等之爵始



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四帝欲法純質每於定制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占官謂之白鷺亦取其延頸遠望也自餘之官義皆類此神瑞元年春置八大夫官大人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太帝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地東西南北部皆以諸侯為之大人置三屬官自太祖至高祖其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出當時

不為常目如萬騎飛鳩常忠直意將軍之徒是也

後漢書

凡諸官稱師自伏羲龍師始諸官稱史亦自伏羲置史  
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太監始諸官稱正自顓  
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軒轅置司徒始諸官稱  
大夫自堯設司徒屬大夫始諸官稱典自舜命夔典樂  
始諸官稱大稱少自商湯設太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  
楚若敖置令尹始諸官稱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  
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置常侍

郎始諸官稱事自秦始皇置給事始諸官稱使自漢武帝稱都水使始諸官稱知自後魏太武置叅知政事始

原物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於隋大業六年

年上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能而隱無勇也

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

韓詩外傳

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

不過十乘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難廉患在位者之虎飽

鵠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鹽鐵論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

不敢先佩綬

後漢書

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錢千萬

中使督之續乃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

故不登公位

上 又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補祀以示使人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興祖

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橋洛水浮橋三柱三折三柱

三公象也時徭役大興三公垂頭隱匿故也

魚豢魏略

何曾議太子少傅當稱臣拜荀顗曰太之與少自二傅

之名次耳非於天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以來舊章廢

滅隨時改作其舊不可依用宜準古義遂定二傅不拜

晉書

郭祚領太子少師肅宗幼弱祚懷一黃籙出奉肅宗時

桃子深為世宗所信祚師事之人號為桃子僕射黃祿

少師

後魏書  
以下宰相

管仲妾靖云罍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云皋子者皋

陶之子伯益也

路史

夷齊之諫周公曰尊士王欲以為左相去之王摩子往

難之遂不食而死

列士傳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

晏子

晏子相齊燕之遊士有泚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

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  
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  
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  
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  
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  
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里人之上也且不能殫其言  
於我况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sup>上</sup>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

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門哉

說苑

蘧伯玉為相子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

可以加兵

淮南子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藜藿門外長荆棘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

曰是出之爵祿以附下也

韓非子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  
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  
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  
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  
也

呂覽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  
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  
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

天下其固免矣乎

說苑

孫叔敖相楚棧車北馬糲餅菜羹

韓子

孫叔敖決水以灌雩婁而莊王知其可相上

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

北齊書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

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以吏勢乎

韓子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

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

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sup>上</sup>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

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孔叢子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我自  
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  
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說苑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  
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咸服諸侯

淮南子

李斯相秦荀卿為之不食

鹽鐵論

上常輕服為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

西京雜記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夜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

欽賢之館其有才可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  
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  
得俸祿以奉待之

上

東海王越為太傅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事事非

宰相以是不拜

晉書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  
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  
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掇略

公為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上

沙門惠琳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其歸以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會稽孔顗常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南史

元善以高顗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楊素粗疎蘇威

怯懦元昊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穎上初然

之

北史 以下  
諸部尚書

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筭而與

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筭

遣伺輜車故實奉筭本令伺奉筭彼當易具辭

韓非子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曰何見於市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大宰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大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失所也



上

褚炫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門庭蕭索賓客罕得出

入左右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

南齊書

何戢字慧景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

張緒字思曼為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

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並上

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

衣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暑月背為之焦

梁書

庾仲文性好潔為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嘗自乘馬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嚴麗有之乎仲文懼起

謝

南史

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

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胄

梁書

元修義為吏部尚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

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刼

後魏書

段孝言為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

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

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

下而已

北齊書

魏舒為司徒有周震者屢為三公府辟辟書下公輒亡

時人號為殺公掾及舒命之竟無他也

晉書

梁武代齊袁昂不屈後梁以為民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梁書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劔入省陵訶叱令出劾奏冀冀弟不疑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以自伐也陵對曰明府不以

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答私恩

後漢書

桓階為尚書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禪上搏手曰長者

子無禪是日拜三子為黃門郎

桓階別傳

黃香遷僕射月餘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上惜其幹用

臺閣舊習遂見尊重香亦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月奏

議所建畫未見流布

後漢書

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  
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

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

魏志

王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

瓚之今便是朝隱

梁書

古弼為尚書令大武大閔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

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

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

以時人呼為筆公

魏書

何肩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勅給白

衣尚書祿脣固辭

梁書

孝文初王疑為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李訢鄧宗慶等號為明察並見誅戮而疑委隨不斷卒得自保時人為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北史

羊侃為都官尚書官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

梁書以  
下諸京職

江淹幼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

長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後果拜侍中

齊書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勛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繫送之牋云承復須古

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宋拾遺

李元忠為侍中唯以聲酒自娛每言寧無食不可使無酒元忠常為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



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

射不勝飲酒樂汝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史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羣錄碎

後魏羅結世祖初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年一百七歲精

爽不衰詔聽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為居業并為築城即

號曰羅侯城

上

梁蕭暎為北徐州刺史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刃  
行部伍中暎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

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已六十又無  
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  
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  
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  
見年百二十卒

南史

傅咸為尚書左丞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楊濟與書曰  
生子痴了公事了事正作痴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  
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

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晉書

崔洪字良伯少以清厲顯名武帝世為尚書左丞時人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鷹

上

劉覽字孝智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

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賸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

南史

尚書令符雅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

曰不爲權翼富寧作符雅貧

十六國春秋

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質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

右銘

南史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上嘗問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

馮豹拜尚書郎每奏事未得報俯伏省閣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後漢書

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沼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答曰殆數百人

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齊書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  
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曰我聞古者  
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  
為名言

南史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  
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隋書

顧憲之為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植嘉樹

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官

梁書

陸慧曉除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嬪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

耶

齊書

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儀曹郎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

昉嘗謂之孔獨誦

南史

卞彬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彬性飲酒以瓠  
壺瓢勺杞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  
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為傳蠶室或諫曰卿  
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捷豈  
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耳

南齊書

袁聿修字叔德在官廉慎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  
之饋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嘗呼聿修



為清郎太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經兗州時  
邢邵為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邵書云  
今日仰遇有異常行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忻然領  
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謹承來旨吾無間然弟

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北齊書

孔遷為齊尚書儀曹郎屢歲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

曰孔遷真所為儀曹也

南史

後周裴俠為工部中大夫疾沈頓忽聞五更鼓驚起曰

可向府耶遂瘳晉公護曰危篤如此不廢憂公聞鼓聲疾遂愈意天祐其勤也

北史

李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為紹求福故紹愛之

上

何肩字子季為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肩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

南史

丘靈鞠領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孔廣字湛源美容止善吐論張緒數詣之每歎云孔廣使我成輕薄祭酒

並上

韓子熙除國子祭酒使百官並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

兵何關韓子熙事

北史

甄宇北海人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

羊羊有大小肥瘦宇先自取其一瘦者後召會詔問瘦

羊甄博士

東觀漢記

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助教許散愁  
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答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嬰童  
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  
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  
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賁絹百疋

北史

陳後主在東京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總有潘陸

之才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切謂非宜後主深以為  
恨乃自言於宣帝將許之與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  
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  
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立性敦敏可  
以居之時後主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居太子詹事  
與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  
爭之遂以總為詹事

陳書

徐勉門客有虞曷者求五官詹事勉正色答曰今夕只

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之

南史

蕭惠開家雖貴戚而車服簡素初為祕書著作並名家

年少惠開意趣與之多不同比肩三年不共語

宋書

梁朝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

何如則祕書

家訓

柳詵煬帝嗣以拜祕書監退朝之後使命入閤言宴諷  
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  
與同榻共席親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刻木

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伏以象詈帝每月中對酒輒令  
宮人置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為歡笑

隋書詈  
音辯

劉禪之父翼字小心為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  
短退無餘訾李百藥曰子翼詈人多不憾

杜臺卿患聾不任吏職請修史上許之拜著作郎

並上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為郎每告歸白衣步擔嘗從長  
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既到長不  
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到孝曰尋到矣顯宗皇

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

風俗通

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晉書

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惲同為黃門郎至惲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惲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惲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



棒本不避卿惜甚重之

北齊書

王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琊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常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北齊書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漢書

宣秉字巨公為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布

服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

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幃

後漢書

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虔為此

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

南史

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

當官

上

元仲景性巖峭孝莊時廉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

陌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北史

李膺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為樂安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遁去其威風如此

商芸  
小說

後魏河間邢山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桃杖帝

問此何杖答曰巨源杖太武諱燾故言焉

談  
數

始李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欺難得乃為木子擊其

脇腋氣絕而復甦者時有焉

北  
史

汝南何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

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  
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  
雨雨甚而衣履不濡清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  
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  
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  
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自比干以下與張氏俱授靈  
瑞累世為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鈞也

三輔  
決錄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持燭吉持丹筆

相向垂淚

會稽  
典錄

顧榮字彥先以南土秀望累遷廷尉正

晉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

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南史

張永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

上

宋世軌為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

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裴宋世軌時

人以為寺中二絕也

北齊書

東郡商鏗名子為外臣外臣任為廷尉評鏗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為令其入仕鏗答曰外臣生於齊

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

太平

廣記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

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  
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  
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即殺其亭長

風俗通

張子孝平陵人性矜嚴非禮不動遇妻子若嚴君三輔  
以為儀表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  
獨詐善不亦可乎為光祿數諫正嘗乘白馬上每有異

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續漢書

王遠為光祿勳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

風露

齊書

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仇

仇劉太常

華嶠後漢書

祭彤為太僕光武嘗謂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

吾之禦侮也

上

阮修字宣子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

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

晉書



李安世天安初為主客令齊使劉縝來聘縝呼安世為  
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以亡秦之  
官稱於上國縝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  
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  
而殷勤亡秦

魏書

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住一  
省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史奏  
宜修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仍

其舍人王文明等奏之

南齊書

荀士遜好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

人莫不忻笑

北齊書

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不知

論衡

虞玩之高宗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

席高帝取屐視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  
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  
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  
重但舊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

南史



廣博物志卷十六